

孙思邈鄭州系医案传学全集

药王新篇

孙继光（檀林）

编著

第七卷 鄭州医道篇

南庵妙應
真人孫紀

珍藏版

講卷生

益
年
延
壽



责任编辑：刘 彬 程 智 刘书永 茹新平

装帧设计：赵 洋 孙直宽



孙思邈
郑州系医案传学全集



药王新篇

第七卷

郑州医道篇

——浮云忆梦说药家

孙继光(檀林)

光明日报出版社



目 录

内容介绍·····	本书顾问编辑委员会(1)
大唐药王孙思邈像·····	(3)
作者手书孙思邈郑州系传承千余年的药王遗嘱·····	(5)
药王孙思邈临终遗言·····	(6)
题辞及照片·····	(7-18)
序一·····	刘建奎(1)
西山问医小记(代序)·····	常海(4)
开篇引言·····	(7)

第一卷 肝胆篇

一忌·····	(1)
姜子牙六十岁始悟养健身之道·····	
二忌·····	(18)
麻姑求寿始知药·····	
三忌·····	(39)
闻仲练武功走火入魔·····	
四忌·····	(61)
大小“孔雀王母菩萨”的辩证之识·····	
五忌·····	(100)
周文王姜里以易学探医·····	
六忌·····	(135)
美女马赛花的日常“功夫”篇·····	
七忌·····	(167)
伯夷叔齐的脾胃肝胆养生“练拳”之态·····	
八忌·····	(196)



药王新篇

“伽蓝日月菩萨”也遭风疫劫

- 孙 九忌..... (224)
思 “五鬼”夜来闹周公
邈 十忌..... (252)
郑 “圣母”如魔时的妇科问探

第二卷 心肠三焦篇

- 案 十一忌..... (1)
传 周平王负气迁都——如此“手术”未解衰弱
学 十二忌..... (35)
全 姜太公的后裔貽笑警神经
集 十三忌..... (67)
医药理悟管仲、鲍叔牙
十四忌..... (101)
智悟“天籁”——医药正方加药引子雏型
十五忌..... (142)
敬悼医圣扁鹊公之医道
十六忌..... (202)
庄夫子易学炼性命酒和药
第十七忌..... (251)
医剖人性——绝色夏姬的贪前不顾后
(兼论素女经“房中术”)
十八忌..... (300)
彭祖之术——医药之道觅其根

第三卷 脾胃坤血篇

- 十九忌..... (1)
楚平王病入膏肓——再埋鞭尸患
二十忌..... (39)
医考晏子智健寿长之谜



二十一忌	(87)
孔子世家健寿初探	
二十二忌	(144)
伍子胥将相留下的医药思考	
二十三忌	(179)
墨子的实用主义——与当年的医药学实用主义	
二十四忌	(225)
鬼谷子道学里的医药思考	

第四卷 肺肠乾气篇

二十五忌	(1)
老子道德亦刀剑——在传统医药养忌上的显现	
二十六忌	(57)
中医药学远在隋唐年代的东西互融互渐	
二十七忌	(102)
佛经故事演释生命现象	
二十八忌	(146)
医剖屈夫子抱恨投江案	
二十九忌	(200)
医析不韦不屑造假药——而挂赵姬	

第五卷 天子诉讼篇

三十忌	(1)
达摩脏腑辩证音律释道外传	
三十一忌	(62)
病析天子典型医案——秦始皇减寿的陈年旧病例	

第六卷 肾宝膀胱篇

三十二忌	(1)
------	-------

药王新篇

披露孙思邈的家事——供养健身者参研

- 孙 三十三忌..... (95)
思 深披药王人瑞事为研医者参考——惟医药探索精神永存
邈 孙氏郑州系识经认穴手札..... (188)
郑 附:孙氏郑州系(仿明堂图)传统针灸十六幅
州 经穴图示
系 十五认穴诗歌诀
医 附医药论文四则..... (201)
案 药王新篇后记..... (323)
传
学
全
集

第七卷 郑州医道篇

- 浮云忆梦说药家..... (1)
最后声明..... (466)

第八卷 根考黄帝内经篇

- 大唐药王..... (1)
四十八集电视文学剧本缩写
根考黄帝内经..... (336)
四十二集电视文学剧本节选
郑重声明..... (547)



内容说明

本书用流畅朴实见功力的笔端,向世人讲述了作者如何成为药王家传人的真实过程。对其所著《药王新篇——孙思邈鄭州系医案传学全集》一书,进一步在做深刻的切身解剖。同时,对其文学作品,对其医论,均做了必要的注释。

孙继光(檀林)在其传奇般的遭遇中,探觅传统文化蹊径,坦率真挚自揭了些私秘,并用探索的笔端言讲,亲切感人,也有启迪性。他绝非幸运儿,也可说是九伤伴运,被摧残,受折磨,压力来自内外,也彷徨,也苦恼;但他同时又在不屈不挠地笑对困境。此类不回避矛盾的医家谈切身之作,决不故弄姿态扭捏圆滑,富有学识哲理的文字,已是近年来难得一见,颇显艺术感染力的佳品。

一、为郑州系说梦生……

幸逢盛世，改革开放，郑州系得以展颜。我是带着感恩的激动，写这部附属性文字的。

人世间的奇妙之事不胜枚举。婆媳俩在同一天夜里，做出一个大同小异的梦这种事，至今我也不怎么相信。何况，她们说的此事，关系到我的出生……

该时分，或许恰逢是旧历公元1949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公历是1949年2月12日凌晨。婆媳俩梦见：一个古色古装华贵端庄秀丽的妇人，招手呼唤她们，微笑着把她们领进了一个果树园里，满园的花草果木盛产累累，均是青果满目未熟，独有一棵树梢上，一只“红果”秀色可餐。贵妇人摘下“红果”，递给了母亲，母亲就把它吃了……

“劈哩叭啦——”爆竹炸裂，间杂以“二起脚”的响声在空中炸响。那年月，该日，是过春节最隆重的最后高潮，华北农村的人们，像正月初一那日一样，起五更煮饺子放鞭炮。吃了饺子，就去观灯、赏会、串亲戚。他们玩耍休闲了这个上元节，就该忙着春耕春种了……

祖母和母亲，被节日的喜庆声把梦搅醒了。婆媳俩应节日之俗，起床点火煮饺子，一边煮着饺子，一边说着她们的梦境。所不同的是：一个梦里看到了贵妇人和“红果”，一个梦里看到了贵妇人和吃了“红果”罢了，都觉得新奇和不解，不知主何凶吉，如何圆这个梦境。那会儿，母亲怀我已近十个月，即将临盆，但并不感到身子沉重，还能抱柴禾点火端起煮好的饺子，孝敬婆婆嘛。可那个元宵节的饺子，母亲是吃不好了。她坐在炕沿上刚端起饭碗，就觉得一阵腹疼钻心，脸儿上出了黄豆大的虚汗。她勉强放下碗，强挣扎着回到了她的房间，躺到了炕上。

半个时辰之后，祖母说，我是赶着人世间的热闹，和人世间的美味儿，啼哭着降生于人世的。害得母亲仅仅梦中吃了个“红果”，眼看着饺子吃不成，就喝上粥了……



当年农村的习俗,说生小孩子就是喝粥,讲究的是:为了使产妇不受内伤,那生儿女头两天,得吃流食,煮小米粥、沾芝麻盐、就着煮得松软半熟的热鸡蛋。渴了,喝姜糖或姜枣儿开水……

反正信不信由您,当年我家,有一个婆媳的梦感应插曲,家里的人就给我起了个乳名:果圣。婴幼儿年还小,叫白了,就叫小圣……后来六岁在农村上小学,父亲觉得果圣写出来不伦不类,也不符合他青少年就参加革命工作的经历、心态,觉得一九四九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佳年,就将我的名字改字不改音,教我写成国盛了。于是,国盛或国胜,就成了我的学名。

此名字,由小学到中学,直到我1968年6月13日参加工作,分配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光阴10年,临到长篇处女作《一个女囚的自述》正式问梓之前,一直沿用着。

我的长篇小说,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问世了,那是我的第一个精神产儿。我突然觉得我的乳名、学名均不能使我欣慰,我就同我的文学恩师王鸿谟先生商量,要用一个笔名。在此之前,我也有小篇幅的作品——诗歌、散文、随笔发表,用过笔名路溪、临非、琳飞、檀琳、同知等等。不知怎么,王老师心血来潮,把檀琳中的琳字,圈划去王字边,建议我用檀林这个笔名。

我传统观念至今颇重,当年更是这般如此,家庭教育根深蒂固,觉得师命如同父命,老师说那名字好,欣然从命。尽管我自幼小就被外祖父熏陶着学医、认草药、练习武术,由此接触了解了些周易、道学、佛学……知道檀林两字,乃是佛家禅语,是佛家禅林、寺院的代名词。那时心里也起了个波浪,又是某种巧合吗?我本姓檀,老师给圈去王字边儿,就是靠向了释家。难道有那么一天,我将遁入空门吗?那会儿心里想的是:

我可不能出家当和尚,我还想娶个俊俏贤惠的媳妇,生儿育女享受人生快乐呢……叫檀林就檀林吧,我不当和尚,不是真正的佛教徒,喜欢研究佛医佛学禅理,叫此名字也无可非议。

如今已30年过去,当年的文学小青年,早过了知天命之年,人已半百多,笔名倒真成了通晓的世间名字。那乳名、学名偶尔被家人、同学、旧友们呼叫出来,倒显得很陌生,常常是闻声一愣神……

现在思索起来,祖母、母亲梦“红果”生我,恩师自然去琳字的

药王新篇

王字边而命我成林，联系我今朝志在宏扬外祖家的孙氏医学，这之中，冥冥间，该有多么大的期望、信任、爱抚与器重呵。

我无法拒绝这份人间纯情和道义，怎么不该极尽绵薄，干出点事业，不辜负亲人师长的爱心，也不辜负自己的此生此命，自我的价值观呢？

道法本自然，人性自禀之。

说梦谁信梦，情痴是自痴。

其实道理清楚，叫什么名字都不过是个符号而已，叫什么都无所谓，问题不大，而真正决定人命运的是道德修养之下的性格，反过来讲，性格常决定了命运，命运又决定着性格。这是不是绝对真理，或可商榷，但至少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

细剖起我家人的性格，和发生的那么多琐碎的往事，及我的性格和命运的形成，对人生与人性的发展及社会的日臻成熟问题，均有析微渐悟养生性的参考吧。

今天，斗胆不恭家丑外扬，能与知音们，努力做一次人生养生命运的探讨，也不虚在此耗费生命舞文弄墨，与耗费可敬读者的宝贵生命及珍贵精力了。

写此种也许毫无价值意义，并不惊心动魄趣味横生的家事，不会是多此一举吧？

二、挨耳刮子学会了说话

我近两岁，挨了人生第一个耳刮子，才知道谁是我爹……

说来，大家或许难以置信。我幼小的时候是个很愚笨，混沌，并不算天资聪颖的小家伙。记事晚，甚至爱干费力不讨好的傻事。我家里人说，我快两岁多了，蹒跚会走，却还没学会说话。不仅如此，那幼小时，还真不知道谁是我的爹和娘……

从我记事起，我就同奶奶，我的可敬祖母睡到一个被窝里。后来，同老祖母睡在一起的，还有我的大弟弟。人家的孩子是“老爷儿（太阳）下墙，小娃娃找娘。”我们是天一黑，就往奶奶怀里扑。

我的母爱，是由祖母那儿获得的。



我祖母和母亲总是讲：在我这个长子出生一年后，母亲第二胎生了个女孩儿。可那娃娃不幸运，她还没满月，就让我父母在炕上梦中下意识压到了身下，哭都没哭一声，便窒息而亡。算起来，那一年，母亲也就20岁。父亲是31岁左右，他那会儿是代村长，干起工作来，没白天黑夜，累乏和体力透支，是实际情况。当时的村长不算什么干部，是业余义务公差。他还要种着自家的粮田菜地，养家糊口，同时兼干着种种村政公务。

甬看没人给发工资，在村里有人敲个破铜锣一喊：“村民们注意啦，在娘娘庙召开全村大会……传达区（乡）政府新指示……”

家家户户老老少少听见喊声，没有不马上扔下田里活儿、家里活儿，忽啦啦往开会地点跑的。父亲更是带头往开会地点跑，急得不穿鞋，就光着泥巴脚丫……

我真佩服那会儿的村官，那是一种多么忘我的无私奉献热情与精神啊。

我深信不疑：祖母和母亲说的；因累压死婴儿的事，是真实情况。并且，每逢她们说此事时，才能引起我幼年的回忆片断。

我的记忆，稀哩糊涂，从被弄到村里娘娘庙内参加什么会开始。但那幼儿的记忆，是可悲的，至今怎么也想不起来，我是怎么去到那个会场的，是自己走去的，是什么人背抱去的？至于开的什么会，也是后来家里人讲给我听的据说是传达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取得某某胜利的会，并号召村民们努力生产，巩固土地改革的伟大成果，以此实际行动支援志愿军云云。现在听来，是老掉牙的套话，那在当年却是蛮新鲜的道理啊，挺招人遐想的。农民种好自家的那点庄稼，还有革命意义、国际军事与政治意义哩。那讲话的人，被称为作报告，是乡里一个管宣传的干部在讲话。可能那个干部是挣工薪脱产的人员，不过那会儿对此种干部，发的不是薪水，而是多少斤小米……

那宣传干部讲话很有感染力，大家伙全都聚精会神听他讲话，破庙堂里坐满了人。破庙堂的门口、窗户根底下也站满了人。我那会儿，精神头不在大人们讲什么听什么上面，突然发现：好多人席地而坐，屁股底下垫着自己穿的鞋，或垫着半块砖头。而我爹，穿着旧军装，敞着怀，他的屁股底下，既没垫着鞋也没垫着青砖头，

还光着俩脚丫子……

孙思邈郑州系医案传学全集
我心机一动,觉得我爹屁股底下也该垫着青砖头才对头。于是,我蹒跚着步子,由人缝里钻到庙堂外边儿,找了块半头青砖,抱在怀里,由人缝里又钻进了庙堂。半块青砖虽不重,但我那会儿抱着挺吃力。我好不容易挤进人群挨近了我爹。那意思很明显,给我爹送坐物来了。可我那会儿不会说话,只会眼巴巴瞅着他。他呢,听报告入了神,瞧着作报告的干部,咧开嘴巴傻呵呵地乐呢。

我可能想再走一步,把那半块青砖塞到我爹屁股底下去,头一低,来个趔趄,险些让砖坠倒。身子是站稳了,砖头是抱不动了,它眨眼间下意识脱了手。

该着我爹倒霉,那下落的半头青砖,不偏不邪,正落到我爹挽着裤腿儿的光脚丫子上。

我爹猝不及防挨了砸,蓦地“哦”了一声,迅速把眼光火爆爆地转向了我,脸儿也扭曲地变了形。他骂了句什么,我也没听清,只见他顺手朝我头上下意识一伸:……

我父亲一伸手,朝我脸儿上一划,可能并没使什么力量,我就象一根小草遭到狂风吹、鞭子抽一般,身子飞起来,倒到村里一个叔伯爷腿边儿上。那叔伯爷抱起了我,怒气责备地叫着我爹的乳名:

“石头,疯啦,这么打儿子……”

我爹两眼瞪得老大,望着我一言不发。

我被吓得象遇见了瘟神,挣脱开那叔伯爷的手,跟头轱辘钻着人缝儿,哭着往家里跑。我怎么回到家的,记忆是空白。我只记着,我扑进奶奶怀里,任凭老人家问话,哄着,只是哆嗦着再不肯离开……

“小圣,怎么啦?谁欺负你了……”老人家给我擦着眼泪鼻涕,给我掸着身上的泥土,一边察看我身上是否有伤痕等等,心疼地黑下脸儿来,嘴唇气得哆嗦。我爹是开完了会了,还是终究不放心我。反正他回来了,站到了我身边儿,歪着脑袋,审视着看我。

我突然学会了向奶奶告状,小手一指我爹:

“他……打……”

我爹猛然一愣,弯腰哈哈笑:



“哟,这小子,不是哑巴……”

我奶奶急了,恨恨地骂他:

“你这是开的什么会啊,开得油蒙了心,打起亲生儿子来了……”

我爹满脸儿赔着笑。

随后,奶奶又哄着我:

“乖孩子,不怕,他是你爹,你爹……”

“爹……”我睁大了眼睛望着我父亲,那印象太深刻了。从那一刻,爹的形象,才牢牢刻在了我逐渐连贯的记忆里,并伴我走进了可言传、不可言传,多种滋味儿混搅到一处的人生舞台……

如今,光阴荏苒,有多少事儿已成飘渺而去的云烟,但幼年挨的耳刮子,我常常忆起,不断有所感悟。这种童幼年的记忆,真是糟糕透顶。但是都永远擦抹不去了,只是理解变化罢了。人总记着这种东西,还能感悟到父爱的甜蜜和幸福吗?

我但愿那也是一个梦,是不该走进记忆的梦!

三、谁是最疼爱我的人

我由五六岁童年起,就明白了这么一个道理:外祖父同我祖母一样,是最疼爱我的人。

我家里人说:

“你三四岁,淘气,混,总欺负你小舅舅,你姥姥就怕你娘带你回娘家……”

我浑沌的记忆里,怎么淘,如何欺负与我同龄,仅仅大我三天的舅舅,是一片空白。仅仅依稀记得:

我们爷俩挺亲密,是好伙伴儿。还记着某一天,姥爷套着木轱辘马车,接我和娘回家。那年月,任丘县城还很少可以看见汽车,有骑自行车的,也歪歪斜斜摇晃着身子。如此骑姿,是因为所有公路全部是泥土道,遇上阴天下雨,路面上就有泥泞的道沟,道沟里还积着浑黄的汤水……

蜻蜓、马蜂、蜜蜂、苍蝇、小蚂螂狗子等等小飞虫,围着那汪洋

水安闲地飞舞。偶有自行车绕道择路不慎误踏进泥坑,那小虫虫们四散着,躲避被溅起的泥水似的,腾空飞速扇动着翅膀,但总也不肯远远离开那泥水。姥爷赶着马车轧过那泥坑,我就看不见了车下的情景,只觉着人坐在车上身子一沉,一颤,被震得小屁股生疼生疼的。大马车“咯噔”发响,随后那清脆有节奏的,车轴滚动磨擦轴瓦的“吱吱哑哑”声,也嘶哑起来。

乘坐这种马车,时间长了好不是滋味儿。

我后来到了30来岁,方明白:那时的河北习俗,小媳妇应节回娘家,有马车乘坐,不用步行、不用骑着小毛驴或什么牲口,也不乘坐什么汉子脸儿憋得涨红,低着头,一个劲儿推的小独轮车,是一种被尊重与荣耀呢。那种待遇,不亚于时下的少妇,带着爱子乘坐着大奔驰、奥迪、宝马、超豪华轿车等等。真是时过境迁,不能同日而语了。

那时的外祖家,已经不是富甲任丘的“孙半城”了,经日寇入侵霸占火烧孙府,经外祖多年转卖家产等,再经土改平分,姥姥家仅仅剩下一处带拷院的小院,七间房,十来亩园田地,然太外祖孙曜亭大侠绰号“镇沧州”的威名不倒,孙家药王御医世家的名头仍响震四乡。在北京天桥某一家医院当过主任医师的外祖父,每年回乡探亲,必定套车接我们娘俩回家团聚,还是有人肯无偿借给这么一套两匹或三匹马拉的木板车的。

为什么非用马车接送呢?一是显示老孙家对出嫁的女儿还是那般疼爱,可不是出嫁的闺女泼出的水,不再管了;二是显示对外孙我的疼爱与珍视,用最好的待遇,免得让我奶奶不放心,说她的宝贝孙子回姥姥家受委屈了;三是显示不管到了何年何月,老孙家还是有与众不同的派头。外祖父孙纪乾老人心细如发,在这种小事上也可以看出是不肯含糊的。

我那会儿,并不领情,坐在车上喊叫:累呀,屁股疼啊。怎么哄也不肯老老实实坐着,非要下车走一段路或跑一段路不可。

我娘怎么肯舍得放我下车步行?我那会儿,再大也没到五六岁呢。

倒是姥爷哈哈一笑,对我娘讲:

“小圣不惜力,是个练武术的好坏子,放他下来走走蹦蹦……”



我跳下马车,跟着缓行的马车跑。但我往往没走几步,不被路边上的小飞虫、蜻蜓、蚂蚱什么的吸引;就被那田野、地头的花花草草们吸引。去逮、去采、去拔……

急得我娘坐在马车上发着脾气,一个劲儿喊我,甚至埋怨外祖父惯着我,不像样子……

外祖父却不生气,呵呵笑着说:

“嗯,宝贝,有灵气儿,是逼我教他学认药呢……”

老人家停住马车,笑咪咪凑近我,跟我一块儿采花、拔草。告诉我,这叫什么花儿,那叫什么草,都入中草药医典,可以防治什么病……就是那虫虫、蜂儿们,也是入典的中药,可以防治什么病。莫非,这就是老人家在因势利导、潜移默化地,在为老孙家栽花种树吗?

反正我就那么淘着气儿,认识了茵陈、地黄、地丁、马齿苋、矢车菊、千里光、千金菜、莱菔草、苋菜、牛膝、荠菜、细辛、锦灯笼、北木香、北防己、地肤子、血见愁、野茴香、野苣菜、薇薇菜、香附子、蒲黄、旋复花、大蓟、小蓟、巴戟天、野葱、野蒜、徐长卿、马兜铃、何首乌、甜楼根、黄芪、甘草、丹参、葶苈子、天麻、闹羊花、野百合、薄荷、枸杞子、黑丑、白丑、笔筒草、马莲草、远志、狗尾巴草和雌雄益母草等;还认识了牛蜂、马蜂、细腰蜂、土蜂、蜜蜂、蚯蚓、各种蜻蜓、各种蚂蚱、红娘子、蟋蟀、油葫芦、蜚蠊、纺线虫、桑榆螟蛸和雀儿瓮等等。

外祖父当时教我识别了它们,回到家里,还找出小石板、石笔,教我和小舅舅认写有关的字儿。字写会写对了还不算完,冷不丁还考问:

“它是什么药,治什么病?”

我往往能应口回答。小舅舅则对这一套不感兴趣,或者不耐烦。他往往仅仅是“哧哧”地笑,还躲开了,什么也不回答。我则认为是小舅舅嘲笑我,来了脾气,伸手没轻重就朝他一推。

小舅舅,受了袭击,常常一个仰巴跤,摔在地上或炕上。

姥姥心疼地“娘呀、天呵”地失口叫出声;小舅舅则“哇”地一声哭了。但外祖父脸儿上仍是挂着笑,语气温和地说我:

“不能打舅舅,小畜类才……”

药王新篇

我闯了祸，也知道错了，头一低，不吭声了。一时，屋里的气氛可就不对头了。我娘也由什么地方赶来了，冷着眼，板着脸儿吓唬我。

外祖父总是“呵哈”一笑，对我和小舅舅说，“学打人，也不是那么打。遇见会家子，就要吃亏。那样的势子打人，可以这么防。来，我教你们……”

霎时，小舅舅不哭了，我也不害怕了，屋里文戏改成了武戏。外祖父教我们怎么出拳练艺，人家这么打你，你怎么躲避、防守或进击，翻跟斗，踢腿儿，满屋子欢叫。那气氛又改观了。

我发现：小舅舅练起翻跟斗，拿大顶，总要比我灵活、姿式也好看。可外祖父就是不夸他，总夸奖我：“记忆力好，脑子好使，有灵气……”

我娘则不满意，有顾虑地说：

“夸他，怂恿着他。他会捅大娄子……”

外祖父说：

“闺女，放心。爹眼里不揉沙子，他不是捅祸的手，是成全事儿的手。不信，咱走着瞧……”

故意欺负小舅舅，那是不可能的，我们父子俩从小要好，我们俩真给家里捅过娄子，甚至让人家找上门来过，很尴尬。

那一年，大概也在正月里，我又去住姥姥家了。我和小舅舅多日不见，怪亲热的。我们在院子里练了一会儿拳脚，翻了一会儿跟斗，小舅舅就说：

“小圣，小秃打我，我打不过他。”

我一听小舅舅被人欺负，来了股义气劲头：

“走，找他去。”

“小秃”比我们大一两岁，可个头差不多一样高，小脸儿抹得黑一道白一道，抽着鼻涕，一看就知道，也是个淘气包子。他被小舅舅叫出家门口，翻着眼皮翻珠子上下打量我。我刚跟小舅舅练拳出过一身汗，模样比他好看不到哪儿去，好比是十六两的秤，半斤兑八两。

我理直气壮地问他：

“你干嘛打我舅？”